

萬有文庫

第一集第五百種

王雲五主編

蘇東坡集

(八十)

蘇軾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新竹高中圖書館



00010608

萬有文庫

第一集五種百種

總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蘇東坡集

(八十)

蘇軾著



國立中央圖書館叢書

~~010598~~

010608

蘇東坡應詔集

卷一

策路第一

臣聞有意而言。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一言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己而不役於人。三代之衰。學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有科舉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盡通於聖人。而皆卓然盡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忘己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其言雖不叛於聖人。而皆泛濫於辭章。不適於用。臣嘗以爲。董公孫之流。皆有科舉之累。故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盡於其言。今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嘗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雖無足取者。而臣之區區。以爲自始而行之。以次至於終篇。旣明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爲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甯。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蓋國爲不淺矣。然其所以爲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

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甯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鷲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于宴安。畏葸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苟天子一旦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爲立之要云。

策路第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寧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然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完；自完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終日皇皇焉，應接之不暇，亦竊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緡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驅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甯，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陲一作籩且復告至矣。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故古之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事，而中書之務，不至于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

而議也。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日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皇哉？臣嘗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使大夫女女于大夫，士女女于士，春秋貢獻不絕于吳府，嘗竊怪其以蠻夷之國，承敗亡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又不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則爲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于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財不匱，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故臣以爲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今夫天下之財，舉歸之司農，天下之獄，舉歸之廷尉，天下之兵，舉歸之樞密，而宰相特持其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失在于過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讓之節，芻委積員數而已。至於周衰，諸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於晉，叔向命召行人子員，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其後，楚伍員奔吳，爲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爲屬國，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

匈奴之衆。惟上所令。今若依倣行人屬國。特建一官。重任而厚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限其常數。而預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於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答。使其議不及於朝廷。而其閑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採。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路第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也。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本非中國之大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後世見二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欲妄有所變改。以惑

亂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法令雖有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於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復明經之科。患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讓也。故爲之法曰。當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此二者其名甚美。而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一人而已。湯以伊尹。武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俊。故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以著不朽於後世者。甚於人君。顧恐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耳。量錯之事。斷可見矣。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賢者。天下日夜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所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誼譁。以至於逐去。曾不旋踵。此天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世。而欲納天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

肅苟且偷安而不知長久之計。臣以爲宜如諸葛亮之治蜀。王猛之治秦。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凡此者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符堅斬樊世。逐仇騰。黜席寶。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臣不測其君而已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政事之臣。所以欲爲者。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爲之地。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不顧。不然。雖得賢臣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甚可惜哉。

策略第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以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治天下譬如治水。方其奔衝潰決。騰湧漂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善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新。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材。雖不肯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故其勇者相劫。智者相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數十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君欲

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紀綱日壞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趨起而已哉。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之心。翹翹然常自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而已不爲者。開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自知。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於此。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賢之言。而躡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怒。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勸有沮。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爲衆人之所能爲。斯以爲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軻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見。欲得狷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今日之患。惟不取於狂者。狷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孟子子思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然則粹勵天下而

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

策略第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乎纒繩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危而爲累卵。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王。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而恃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尙安得而用之哉。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懼。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而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久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顛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故所爲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厲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爲之朝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歲時月朔。致民讀法。飲酒蜡臘。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人以上。皆得至於外朝。以盡其詞。然猶以爲未也。而五載一巡狩。朝諸侯於方岳之下。觀見其耆老賢

士大夫以周知天下之風俗。凡此者。非爲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爲深嚴。使天下拱手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老生腐儒。又出而爲之說曰。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讖。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既去。而僂僂然抱其空器。而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而又與布信之徒。角馳於中原。此六七公者。皆以絕人之姿。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亂。然天下終以不搖。卒授於漢。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豎子。乃舉而移之。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於布衣。其大臣將相。皆有握手之懽。凡在朝廷者。皆其嘗試齊喙。以知其才之短長。彼其視天下如一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而狃於富貴之勢。尊卑闕絕。而上下之情疎。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爲近憂。而常爲遠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效。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之士。而欲開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爲崖岸。當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得以自效。故天下誦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愚以爲宜日新盛德。以鼓動天下久安息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一曰。將相之臣。天子所恃以爲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且以熟觀其爲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

以爲政。民情風俗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要。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少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已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脩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勸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卷二

策別第六

臣聞爲治有先後。有本末。嚮之所論者。當今之所宜先。而爲治之大凡也。若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臣請得列而言之。蓋其總四。其別十七。一曰課百官。二曰安萬民。三曰厚貨財。四曰調兵旅。課百官者。其別有六。一曰厲法禁。昔者聖人制爲刑賞。知天下之樂乎賞而畏乎刑也。是故施其所樂者。自下而上。民有一介之善。不終朝而賞隨之。是以天下之爲善者。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施其所畏者。自上而下。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不終朝而罰隨之。是以上之爲不善者。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舜誅四凶。而天下服。何也。此四族者。天下之大族也。夫惟聖人爲能擊天下之大族。以服小民之心。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周之衰也。商鞅

韓非峻刑酷法以督責天下。然其所以爲得者。用法始於貴戚大臣。而後及於疎賤。故能以其國霸。由此觀之。商鞅韓非之刑法。非舜之刑。而所以用刑者。舜之術也。後之庸人。不深原其本末。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與商鞅韓非同類。而棄之法禁之不行。姦宄之不止。由此其故也。今州縣之吏受賂而鬻獄。其罪至於除名。而其官不足以贖。則至於嬰木索。受笞箠。此亦天下之至辱也。而士大夫或冒行之。何者。其心有所不服也。今夫大吏之爲不善。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其位愈尊。則其所害愈大。其權愈重。則其下愈不敢言。幸而有不畏彊禦之士。出力而排之。又幸而不爲上下之所抑。以遂成其罪。則其官之所減者。至於罰金。蓋無幾矣。夫過惡暴著于天下。而罰不傷其毫毛。鹵莽於公卿之間。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用法如此。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用法而不服其心。雖刀鋸斧鉞。猶將有所不避。而況於木索笞箠哉。方今法令至繁。觀其所以防姦之具。一舉足且入其中。而大吏犯之。不至於可畏。其故何也。天下之議者曰。古者之制刑。不上大夫。大臣不可以法加也。嗟夫。刑不上大夫者。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古之人君。責其公卿大臣至重。而待其士庶人至輕也。責之至重。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待之至輕。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夫所貴乎大臣者。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是故約束愈寬。而大臣益以畏法。何者。其心以爲人君之不我疑。而不忍欺也。苟幸不疑而輕犯法。則固已不容於誅矣。故夫大夫以上。有罪不從於訊鞠論報。如士庶人之法。斯以爲刑不上大夫而已矣。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其蒞官臨民。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而至於館閣之臣。出爲郡縣者。則遂罷去。此真聖人之意。欲有以重責之也。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而又以其爵減耶。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而今之卿

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盜賊小人待之歟。天下惟其無罪也。是以罰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罰。則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以舉之。而詔曰勿推。此何爲者也。聖人爲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故曰厲法禁。自大臣始。則小臣不犯矣。

策別第七

其二曰抑僥倖。夫所貴乎人君者。予奪自我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仕者莫不欲貴。如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此非有所吝也。爵祿出乎我者也。我以爲可予而予之。我以爲可奪而奪之。彼雖有言者不足畏也。天下有可畏者。賦斂不可以不均。刑罰不可以不平。守令不可以不擇。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而可畏者也。我欲慎爵賞。愛名器。而囂囂者以爲不可。是烏足卹哉。國家自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蔽官之日淺。而閑居之日長。以其蔽官之所得。而爲閑居仰給之資。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古之用人者。取之至寬。而用之至狹。取之至寬。故賢者不隔。用之至狹。故不肖者無所容。記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今之進士。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夫試之者。豈一官之謂哉。固將有所廢置焉耳。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詞科。有任子。有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也。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者不過曰多其資考。而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

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爲輩莫敢不盡與。臣竊以爲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爲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吏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天子。廢置度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損其數。以所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子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爲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爲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羣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爲人。至於一日之試。則固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已寡矣。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爲姦也。

策別第八

其三曰。決壅蔽。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今夫一人之身。有一心兩手而已。痛疾痾癢。動於百體之中。雖其甚微。不足以爲患。而手隨至。夫手之至。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深。而手之所以素聽於心者熟。

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聖人之治天下，亦如此而已。百之衆衆，四海之廣，使其關節脈理相通，爲一叩之而必聞，觸之而必應。夫是以天下可使爲一身，天子之貴，士民之賤，可使相愛，憂患可使同，緩急可使救。今也不然。天下有不幸而訴其冤，如訴之於天，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如謁之於鬼神。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悉而付之於胥吏，故凡賄賂先至者，輒請而夕得，徒手而來者，終年而不獲。至於故常之事，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莫不務爲留滯以待請屬。舉天下一毫之事，非金錢無以行之。昔者漢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而繩天下，故小人得以法爲姦。今也法令明具而用之至密，舉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爲瑕，所欲與者雖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爲解。故小人以法爲姦，今天下所爲多事者，豈事之誠多耶？吏欲有所需而未得，則新故相仍，紛然而不決。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昔桓文之霸，百官承職，不待教令而辨。四方之賓至，不求有司。王猛之治秦，事至纖悉，莫不盡舉，而人不以爲煩。蓋史之所記，麻思還冀州，請於猛曰：「速裝行矣。」至暮而符下，及出關，郡縣皆已被符，其令行禁止而無留事者。至于纖悉，莫不皆然。苻堅以戎狄之種，至爲霸王，兵彊國富，垂及升平者，猛之所爲，固宜其然也。今天下治安，大吏奉法，不敢顧私，而府史之屬，招權鬻法，長吏心知而不問，以爲當然。此其弊有二而已。事繁而官不勤，故權在胥吏，欲去其弊也，莫如省事。而屬精省事，莫如任人。屬精莫如自上率之，今之所謂至繁，天下之事，關於其中，訴之者多而謁之者衆，莫如中書與三司。天下之事分于百官，而中書聽其治要，郡縣之錢幣，制于轉運使，而三司受其會計。此宜若不至於繁多，然中書不待奏譯以定其黜陟，而關預其事，則是不任有司也。三司之吏，推析贏虛，至于毫毛，以繩郡縣。

則是不任轉運使也。故曰省事莫如任人。古之聖王愛日以求治，辨色而視朝，苟少安焉，而至于日出，則終日爲之不給，以少而言之，一日而廢一事，一月則可知也。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欲事之無繁，則必勞於始而逸於終，晨興而晏罷，天子未退，則宰相不敢歸安于私第，宰相日昃而不退，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而不敢宴游。如此則纖悉隱微莫不舉矣。天子求治之勤，過于先王，而議者不稱王季之晏朝，而稱舜之無爲，不論文王之日昃，而論始皇之量書，此何以率天下之怠耶？臣故曰厲精莫如自上率之，則壅蔽決矣。

策別第九

其四曰專任使。夫吏之與民，猶工人之操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自漢至今，言吏治者皆推孝文之時，以爲任人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又其三歲一遷，吏不爲長遠之計，則其所施設一切出於苟簡。此天下之士爭以爲言，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夫天下之吏，惟其病多而未有以處也，是以擾擾在此，如使五六年或七八年而後遷，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朝廷方將誠任子，清冗官，則其行之當有所待，而臣以爲當今之弊，有甚不可者。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四方之衝，兩河之交，舟車商賈之所聚，金玉錦繡之所積，故其民不知有耕稼織紉之勞，富貴之所移，貨利之所眩，故其民不知有恭儉廉退之風，以書數爲終身之能，以府史賤吏爲鄉黨之榮，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夫是以獄訟繁滋，而姦不可止，爲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及於教化，四方觀之，使風俗日以薄惡，未始不由此也。今夫爲京兆者，戴星而出，見

獨而入。案牘管籥。交乎其前。拱手而待命者。足相逼乎其庭。持詞而來訴者。肩相摩乎其門。憤憤焉不知其爲誰。一訊而去。得罪者不知其得罪之由。而無罪者亦不知其無罪之實。如此則刑之不服。赦之不悅。獄訟之繁。未有已也。夫大司農者。天下之所以贏虛。外計之所從受命也。其財賦之出入。簿書之交錯。縱橫變化。足以爲姦。而不可推究。上之人不能盡知。而付吏。吏分職乎其中者。以數十百人。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而不能者。惟吏之聽。賄賂交乎其門。四方之有求者。聚乎其家。天下之大弊。無過此二者。臣竊以爲省府之重。其擇人宜精。其任人宜久。凡今之弊。皆不精不久之故。何則。天下之賢者。不可以多得。而賢者之中。求其治繁者。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幸而有一人焉。又不久而去。夫世之君子。苟有志於天下。而欲爲長遠之計者。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其始若迂闊。而其終必將有所可觀。今期月不報政。則朝廷以爲是無能爲者。不待其成而去之。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又以爲有功。而擢爲兩府。然則是爲省府者。能與不能。皆不得久也。夫以省府之繁。終歲不得休息。朝廷旣以汲汲而去之。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去。夫吏胥者。皆老於其局。長子孫於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長子孫之吏。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省府之位。不爲卑矣。苟有能者而老于此。不爲不用矣。古之用人者。知其久勞于位。則時有以賜予勸獎之。以厲其心。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效。今天下之吏。縱未能一概久而不遷。至于省府。亦不可以倉卒而去。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周旋於其間。不過十年。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

策別第十

其五曰無責難。無責難者。將有所深責也。昔者聖人之立法。使人可以過而不可以不及。何則。其所求於人者。衆人之所能也。天下有能爲衆人之所不能者。固無以加矣。而不能者。不至於犯法。夫如此而猶有犯者。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由此而言。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後之立法者。異於是。責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責也。是以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夫事不可以兩立也。聖人知其然。是故有所取必有所捨。有所禁必有所寬。寬之則其禁必止。捨之則其取必得。今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爲善。而明日爲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也。莫不勉強爲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爲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者。察其屬郡者也。此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者。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以爲牧人歟。夫爲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今其屬官有罪。而其長不卽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爲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夫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賊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等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

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弊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彼其勢誠有以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於舉官焉難之。

卷三

策別十一

其六曰無沮善。昔者先王之爲天下。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力行不倦。而無自棄之意。夫惟自棄之人。則其爲惡也。其毒而不可解。是以聖人畏之。設爲高位重祿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拔擢而來。惟其才之不逮。力之不足。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而非聖人塞其門絕其途也。夫然故一介之賤吏。閔閔之匹夫。莫不奔走於善。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此聖人以術驅之也。天下苟有甚惡而不可忍也。聖人既已絕之。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此非獨不仁也。以爲既已絕之。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是故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既已絕之又復用之。則是驅之於不善。而又假之以其具也。無所望而爲善。無所愛惜而不爲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爲善。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爲惡。又付之以人民。則天下知其不可也。世之賢者。何嘗之有。或出於賈豎賤人。甚者至於盜賊。往往而是。而儒生貴族。世之所望爲君子者。或至於放肆不軌。小民之不若。聖人知其然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

而徐觀其所試之効。使天下無必得之心。亦無必不可得之道。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然後勉強於功名。而不敢僥倖。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然後有以自慰。其心久而不懈。嗟夫。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日化而不自知者。此其爲術歟。後之爲政者。則不然。用人以必得。而絕人以必不可得。此其意以爲進賢而退不肖。然天下之弊。莫甚於此。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皆以一日之間。而決取終身之富貴。此雖一時之文。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則其用之不已太遽乎。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三州縣之吏。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則其他犯法。皆可使竭力爲善。以自贖。而今世之法。一陷於罪戾。則終身不遷。使之不自聊賴。而疾視其民。肆意妄行。而無所顧惜。此其初未必小人也。不幸而陷於其中。途窮而無所入。則遂以自棄。府史賤吏。爲國者。知其不可闕也。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以其所從來之卑也。而限其所至。則其中雖有出羣之才。終亦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夫人出身而仕者。將以求貴也。貴不可得而至矣。則將惟富之求。此其勢然也。如是則雖至於鞭笞戮辱。而不足以禁其貪。故夫此二者。苟不可以遂棄。則宜有以少假之也。入貲而仕者。皆得補郡縣之吏。彼知其終不得遷。亦將逞其一時之欲。無所不至。夫此誠不可以遷也。則是用之之過而已。臣故曰。絕之則不用。用之則不絕。此三者之謂也。

策別十二

安萬民者。其別有六。一曰敦教化。夫聖人之於天下。所恃以爲牢固不拔者。在乎天下之民。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也。昔者三代之民。見危而授命。見利而不忘義。此非必有爵賞勸乎其前。而刑罰驅乎其後也。其心安於爲善。而忤怙於不義。是故有所不爲。夫民知有所不爲。則天下不可以敵。甲兵不可以威。利

祿不可以誘。可殺可辱。可飢可寒。而不可與叛。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及至秦漢之世。其民見利而忘義。見危而不能授命。法禁之所不及。則巧僞變詐無所不爲。疾視其上。而幸其災。因之以水旱。加之以盜賊。則天下枵然。無復天子之民矣。世之儒者。常有言曰。三代之時。其所以教民之具。甚詳且密也。學校之制。射饗之節。冠昏喪祭之禮。粲然莫不有法。及至後世。教化之道衰。而盡廢其具。是以若此無恥也。然世之儒者。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而卒以無效。使民好文而益媮。飾詐而相高。則有之矣。此亦儒者之過也。臣愚以爲若此者。皆好古而無術。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實者所以信其名。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有名而無實。則其名不行。有實而無名。則其實不長。凡今儒者之所論。皆其名也。昔武王既克商。散財發粟。使天下知其不貪。禮下賢俊。使天下知其不驕。封先聖之後。使天下知其仁。誅飛廉惡來。使天下知其義。如此則其教化天下之實。固已立矣。天下聳然皆有忠信廉恥之心。然後文之以禮樂。教之以學校。觀之以射饗。而謹之以冠昏喪祭。民是以目擊而心諭。安行而自得也。及至秦漢之世。專用法吏以督責其民。至于今。千有餘年。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恥。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所謂名者而繩之。彼見其登降揖讓盤辟俯僂之容。則掩口而竊笑。聞鐘鼓管磬希夷擘緩之音。則驚顧而不樂。如此而欲望其遷善遠罪。不已難乎。臣愚以爲宜先其實。而後其名。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今夫民不知信。則不可與久居於安。民不知義。則不可與同處於危。平居則欺其吏。而有急則叛其君。此教化之實不至。天下之所以無變者幸也。欲民之知信。則莫若務實其言。欲民之知義。則莫若務去其貪。往者河西用兵。而家人子弟皆籍以爲軍。其始也。官告以權時之宜。非久役者。如是當復爾業。少焉皆刺其額。

無一人得免。自寶元以來，諸道以兵興爲辭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爲除去。夫如是，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爲其恃於四海之富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其與民也優，其取利也緩。古之聖人不得已而取，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何者？小民不知其說，而惟貪之知。今雞鳴而起，百工雜作，匹夫入市，操挾尺寸，吏且隨而稅之，扼吭拊背，以收絲毫之利。古之設官者，求以裕民；今之設官者，求以勝民。賦斂有常限，而以先期爲賢；出納有常數，而以羨息爲能。天地之間，苟可以取者，莫不有禁，求利太廣而用法太密，故民日趨於貪。臣愚以爲難行之言，當有所必行，而可取之利，當有所不取，以教民信而示之義。若曰國用不足而未可以行，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

策別十三

其二曰勸親睦。夫民相與親睦者，王道之始也。昔三代之制，畫爲井田，使其比閭族黨，各相親愛，有急相矜，有喜相慶，死喪相恤，疾病相養，是故其民安居無事，則往來歡欣，而獄訟不生；有寇而戰，則同心并力，而緩急不離。自秦漢以來，法令峻急，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而爲隣里告訐之俗。富人子壯則出居，貧人子壯則出贅，一國之俗，而家各有法，一家之法，而人各有心，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是以禮讓之風息，而爭鬪之獄繁。天下無事，則務爲欺詐相傾，以自成；天下有變，則流徙渙散相棄，以自存。嗟夫！秦漢以下，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此無他，民不愛其身，則輕犯法，輕犯法則王政不行，欲民之愛其身，則莫若使其父子親，兄弟和，妻子相好。夫民仰以事父母，旁以睦兄弟，而俯以卹妻子，則其所賴於生者重，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三代之政，莫尙於此矣。今欲教民和親，則其道必始於宗族。臣欲復古之小宗，以收天下

不相親屬之心。古者有大宗小宗。故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自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之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禰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則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親兄弟爲之服，其繼祖者，從兄弟爲之服，其繼曾祖者，再從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服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旣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於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有族而無宗也；有族而無宗，則族不可合，族不可合，則雖欲親之而無由也。族人而不相親，則忘其祖矣。今世之公卿大臣賢人君子之後，所以不能世其家，如古之久遠者，其族散而忘其祖也。故莫若復小宗，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宗子死則爲之加服，犯之則以其服坐，貧賤不敢輕，而富貴不敢以加之。冠昏必告，喪葬必赴，此非有所難行也。今夫良民之家，士大夫之族，亦未必無孝弟相親之心，而族無宗子，莫爲之糾率，其勢不得相親，是以世之人，有親未盡而不相往來，冠昏不相告，死不相赴，而無知之民，遂至於父子異居，而兄弟相訟，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嗚呼！世人之患，在於不務遠見古之聖人合族之法，近於迂闊，而行之期月，則望其有益，故夫小宗之

法。非行之難。而在乎久而不息也。天下之民。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其必自小宗始矣。

策別十四

其三曰均戶口。夫中國之地。足以食中國之民有餘也。而民常病於不足何哉。地無變遷。而民有聚散。聚則爭於不足之中。而散則乘於有餘之外。是故天下常有遺利而民用不足。昔者三代之制度。地以居民。民各以其夫家之衆寡。而受田于官。一夫而百畝。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故其民均而地有餘。常周之時。四海之內。地方千里者九。而京師居其一。有田百同。而爲九百萬夫之地。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爲六百萬夫之地。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以再易爲率。則王畿之內。足以食三百萬之衆。以九州言之。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而計之以下農夫。一夫之地而食五人。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可以仰給於其中。當成康刑措之後。其民極盛之時。九州之籍。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地以十倍。而民居其一。故穀常有餘。而地力不耗。何者。均之有術也。自井田廢。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惟其所樂。則聚以成市。側肩蹙踵。以爭尋常。挈妻負子。以分升合。雖有豐年。而民無餘蓄。一遇水旱。則弱者轉於溝壑。而强者聚爲盜賊。地非不足。而民非加多也。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夫民之不均。其弊有二。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忽故而重新。則民不均。夫民之爲農者。莫不重遷其墳墓。廬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皆爲子孫百年之計。惟其百工技藝。游手浮食之民。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則農人釋其耒耜而游於四方。擇其所樂而居之。其弊一也。凡人之情。怠於久安。而謹於新集。水旱之後。盜賊之餘。則莫不輕刑罰薄稅斂。省力役。以懷逋逃之民。而其久安而無

變者。則不肯無故而加。卹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則其民稍稍引去。聚於其所重之地。以至於衆多而不能容。其弊二也。臣欲去其二弊。而開其二利。以均斯民。昔者聖人之興作也。必因人之情。故易爲功。必因時之勢。故易爲力。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分多而益寡。則怨謗之門。盜賊之端。必起於此。未享其利。而先被其害。臣愚以爲民之情。莫不懷土而重去。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狃於遷徙之樂。而忘其鄉。昔漢之制。吏二千石。皆徙諸陵。今之計。可使天下之吏。仕至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顧恐獨往而不能濟。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莫不在焉。則其去惟恐後耳。此所謂因人之情。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則必有飢饉流亡之所。民方其困急時。父子且不能相顧。又安知去鄉之爲哉。當之此時。募其樂徙者。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而民樂行。此所謂因時之勢。然此二者皆授其田。貸其耘耕之具。而緩其租。然後可以固其意。夫如是。天下之民。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

策別十五

其四曰較賦役。自兩稅之興。因地之廣狹瘠腴而制賦。因賦之多少而制役。其初蓋甚均也。責之厚賦。則其財足以供。署之重役。則其力足以堪。何者。其輕重厚薄。一出於地而不可易也。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是故貧者鬻田則賦輕。而富者加地則役重。此所以度民力之所勝。亦所以破兼井之門。而塞僥倖之源也。及其後世。歲月既久。則小民稍稍爲姦。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則雖有法禁。公行而不忌。今夫一戶之賦。官知其爲賦之多少。而不知其爲地之幾何也。如此則增損出入。惟其意之所爲。官吏雖明法禁。雖嚴。而其勢無由以止絕。且其爲姦。嘗起於貿易之際。夫鬻田者必窮迫之人。而所從

鬻者必富厚有餘之家。富者恃其有餘而邀之。貧者迫於飢寒而欲其速售。是故多取其地而少入其賦。有田者方其貧困之中。苟可以緩一時之急。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故富者地日以益而賦不加多。貧者地日以削而賦不加少。又其姦民欲以計免於賦役者。割數畝之地。加之以數倍之賦。而收其少半之直。或者亦貪其直之微而取焉。是以數十年來。天下之賦大抵淆亂。有兼并之族而賦甚輕。有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以至於破敗流移。而不知其所往。其賦存而其人亡者。天下皆是也。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天下有一人焉。僥倖而免。則亦必有一人焉。不幸而受其弊。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從亦可知矣。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然天下嗷嗷然以賦斂為病者。豈其歲久而姦生偏重而不均。以至於此歟。雖然。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何者。勢不可也。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而更制其賦之多寡。則姦吏因緣為賄賂之門。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喜怒則患益深。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顧弗之察耳。夫易田者必有契。契必有所直之數。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而取其易田之稅。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可以其稅推也。久遠者不可復知矣。其數十年之間。皆足以推較求之。故府猶可得而見。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且美也。如此而其賦少。其役輕。則夫人亡而賦存者。可以有均矣。鬻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重為之禁。而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則夫自今以往者。貿易之際。為姦者其少息矣。要以知凡地之所直。與凡賦之所宜多少。而以稅參之。如此則一持籌之吏。坐於帳中。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不然十數年之後。將不勝其弊。重者日

以輕而輕者日以重而未知其所終也。

卷四

策別十六

其五曰教戰守。夫常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酣宴於游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耗。痿蹶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勞苦。而未嘗告疾。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

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強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歟。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尙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之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撓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恐。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歟。

策別十七

其六曰。去姦民。自昔天下之亂。必生於治平之日。休養生息。而姦民得容於其間。蓄而不發。以待天下之變。至於時有所激。勢有所乘。則潰裂四出。不終朝而毒流於天下。聖人知其然。是故嚴法禁督官吏。以司

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夫大亂之本，必起於小姦。惟其小而不足畏，是故其發也常至於亂天下。今夫世人之所憂，以爲可畏者，必曰豪俠大盜。此不知變者之說也。天下無小姦，則豪俠大盜無以爲資。且其治平無事之時，雖欲爲大盜，將安所容其身？而其殘忍貪暴之心，無所發洩，則亦時出爲盜賊，聚爲博奕，羣飲於市肆，而叫號於郊野。小者呼雞逐狗，大者椎牛發塚，無所不至。捐父母棄妻孥而相與嬉游，凡此者舉非小盜也。天下有釁，鉏耰棘矜相率而鬪奪者，皆嚮之小盜也。昔三代之聖王，果斷而不疑，誅除擊去，無有遺類，所以擁護良民，而使安其居。及至後世，刑法日以深嚴，而去姦之法，乃不及於三代。何者？待其敗露，自入於刑而後去也。夫爲惡而不入於刑者，固已衆矣。有終身爲不義，而其罪不可指名以附於法者，有巧爲規避，持吏短長而不可詰者，又有因緣幸會而免者，如必待其自入於刑，則其所去者蓋無幾耳。昔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重罪役之期，以次輕之。其下罪三月役，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其化之不從，威之不格，患苦其鄉之民，而未入於五刑者，謂之罷民。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由是觀之，則周之盛時，日夜整齊其人民，而鋤去其不善，譬如獵人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茅之中，搜求伏兔而搏之，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夫然故小惡不容於鄉，大惡不容於國。禮樂之所以易化，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由此之故也。今天下久安，天子以仁恕爲心，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爲稱，上意而儒夫庸人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外以邀雪冤之賞，而內以待陰德之報。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將爲子孫憂。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歲時糾察凶民，而徙其尤無良者，不必待其自入於刑，而間則命使出按郡縣，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訟而數犯法者，皆誅無赦。

誅一鄉之姦。則一鄉之人悅。誅一國之姦。則一國之人悅。要以誅寡而悅衆。則雖舜亦如此而已矣。天下有三患。而變夷之憂不與焉。有內大臣之變。有外諸侯之叛。有匹夫羣起之禍。此三者其勢常相持。內大臣有權。則外諸侯不叛。外諸侯強。則匹夫羣起之禍不作。今者內無權臣。外無彊諸侯。而萬世之後。其或可憂者。姦民也。臣故曰去姦民以爲安民之終云。

策別十八

厚貨財者。其別有七。一曰省費用。夫天下未嘗無財也。昔周之興。文王武王之國。不過百里。當其受命。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軍旅四出。以征伐不義之諸侯。而未嘗患無財。方此之時。關市無征。山澤不禁。取於民者。不過什一。而財有餘。及其衰也。內食千里之租。外收千八百國之貢。而不足於用。由此觀之。夫財豈有多少哉。人君之於天下。俯己就人。則易爲功。仰人以援己。則難爲力。是故廣取以給用。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爲易也。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蓋亦反其始而思之。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過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憮憮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惑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

畜以三十年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閒而無用。卒有水旱之變。盜賊之憂。則官可以自辦。而民不知。若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晏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武勇。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俱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待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窮思竭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用不可復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卒去。至于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巨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將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願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

運祿賜之厚。徒兵之衆。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羸。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毫釐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庶乎少息也。

策別十九

其二曰定軍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廢。兵農異處。兵不得休而爲民。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千有餘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復追矣。至於漢唐。猶有可得而言者。夫兵無事而食。則不可使聚。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其勢然也。今夫有百頃之間田。則足以牧馬千驪。而不知其費聚千驪之馬。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易曉也。昔漢之制。有踐更之卒。而無營田之兵。雖皆出於農夫。而方其爲兵也。不知農夫之事。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期門羽林而已。邊境有事。諸侯有變。皆以虎符調發郡國之兵。至于事已而兵休。則渙然各復其故。是以其兵雖不知農。而天下不至于弊者。未嘗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衛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餘所。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然皆無事。則力耕而積谷。不惟以自贍養。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是以兵雖聚于京師。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擇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于吳蜀。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晏然無事。而賦斂之厚。至于不可復加。而三司之用。獨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而食四方之貢賦。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環往來。屯戍于郡縣者。

昔建國之初。所在分裂。擁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冑。力戰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餘孽。猶有存者。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而恐其復發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于縣鎮。往往皆有京師之兵。由此觀之。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爲守也。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費莫大於養兵。養兵之費。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縣。遠者或數千里。其月廩歲給之外。又日供其芻糧。三歲而一遷。往者紛紛。來者纍纍。雖不過數百爲輩。而要其歸。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三歲而一出征也。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且夫天下未嘗有戰鬪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勞伐。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爲休息。閑居無用之兵者。其意以爲爲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豐食。開府庫。輦金帛。若有所負。一逆其意。則欲羣起而噪呼。此何爲者也。天下一家。且數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無以異於畿甸。亦不必舉疑四方之兵。而專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賊。與近歲貝州之亂。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爲郡縣之土兵。可以漸訓。而陰奪其權。則禁兵可以漸省。而無用。天下武健。豈有常所哉。山川之所習。風氣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戰國嘗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吳人之短小。皆嘗以抗衡于上國。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見郡縣皆有禁兵。而待之異等。是以自棄于賤隸。役夫之間。而將吏亦莫之訓也。苟禁兵漸省。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土兵。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戴上之恩。而願效其力。入何遽不如禁兵耶。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慮從捍城之外。無所復用。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費之省者。又已過半矣。

策別二十

調兵旅者其別有三。一曰蓄材用。夫今之所患兵弱而不振者。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抑爲城郭不足守歟。廩食不足給歟。此數者皆非也。然所以弱而不振。則是無材用也。夫國之有材。譬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乎其中而威見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于鯀蜃之所蟠。狎豚之所牧。雖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天下之大。不可謂無人。朝廷之尊。百官之富。不可謂無才。然以區區之二虜。舉數州之衆。以臨中國。抗天子之威。犯天下之怒。而其氣未嘗少衰。其詞未嘗少挫。則是其心無所畏也。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朝廷之上。不能無憂。而大臣恬然。未嘗有拒絕之義。非不欲絕也。而未有以待之。則是朝廷無所恃也。緣邊之民。西顧而戰慄。牧馬之士。不敢彎弓而北嚮。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則是民輕其上也。外之蠻夷無所畏。內之朝廷無所恃。而民又自輕其上。此猶足以爲有人乎。天下未嘗無才。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古之聖人。以無益之名。而致天下之實。以可見之實。而較天下之虛名。二者相爲用而不可廢。是故其始也。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而要之以其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此無他。先名而後實也。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則來者寡。來者寡則不可以有所擇。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則是不先名之過也。天子之所嚮。天下之所奔也。今夫孫吳之書。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多言之士。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進之以武舉。而試之以騎射。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然將以求天下之實。則非此三者不可以致。以爲未必至而棄之。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往者西師之興。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故其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猖狂之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

此之時。天下翕然。莫不自以爲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于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爲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夫既已用天下之虛名。而不較之以實。至其弊也。又舉而廢其名。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其術進。亦已過矣。天下之實才。不可以求之於言語。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獨見之於戰耳。戰不可得而試也。是故見之於治兵。子玉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蔿買觀之以爲剛。而無禮。知其必敗。孫武始見。試以婦人。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使知其可用。故凡欲觀將帥之才。否。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今夫新募之兵。驕而難令。勇悍而不知戰。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武舉方略之類。以來之。新兵以試之。觀其顏色和易。則足以見其氣。約束堅明。則足以見其威。坐作進退。各得其所。則足以見其能。凡此者。皆不可強也。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而較之以可見之實。庶乎可得而用也。

卷五

策別二十一

其二曰練軍實。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其故何也。兵出于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養。疾病者得以爲閑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使之足輕險阻。而手易器械。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殺人少而成功多。費用省而兵卒強。蓋春秋

之時。諸侯相并。天下百戰。其經傳所見。謂之敗績者。如城濮鄆陵之役。皆不過犯其偏師。而獵其游卒。斂兵而退。未有僵尸百萬。流血於江河。如後世之戰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復而爲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以募民而爲兵。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其姓名既以書於官府之籍。行不得爲商。居不得爲農。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無歸。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是故無用之卒。雖薄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過四十餘年之間。勇銳強力之氣。足以犯堅冒刃者。不過二十餘年。今廩之終身。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而食于官也。自此而推之。養兵十萬。則是五萬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則是五年爲無益之費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財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戰。是謂棄財。不可使戰而驅之戰。是謂棄民。臣觀秦漢之後。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爲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萬之衆。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有良將善用。不過以爲餌委之啖賊。嗟夫。三代之衰。民之無罪而死者。其不可勝數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陝西之役。舉籍平民以爲兵。繼以明道寶元之間。天下旱蝗。次及近歲。青齊之飢。與河朔之水災。民急而爲兵者。日益以衆。舉籍而按之。近世以來。募兵之多。無如今日。然皆老弱不教。不能當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凡民之爲兵者。其類多非良民。方其少壯之時。博奕飲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氣沮。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臣以謂五十已上。願復而爲民者。宜聽。自今以往。民之願爲兵者。皆三十以下。則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爲兵。十年而復歸。其精力思慮。猶可以養生送死。爲終身之計。使其應募之日。心知其不出。

十年而爲十年之計。則除其籍而不怨。以無用之兵。終身坐食之費。而爲重募。則應者必衆。如此縣官長無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戰者。不至於無罪而死。彼皆知其不過十年而復爲平民。則自愛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無賴。以自棄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驕悍。而民常怯。盜賊攻之而不能禦。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爲兵。兵得復還而爲民。則天下之知兵者衆。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然猶有言者。將以爲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則緩急有所不濟。夫所謂十年而代者。豈舉軍而並去之。有始至者。方將去者。有當代者。新故雜居而教之。則緩急可以無憂矣。

策別二十二

其三曰倡勇敢。臣聞戰以勇爲主。以氣爲決。天子無皆勇之將。而將軍無皆勇之士。是故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倡莫善乎私。此二者兵之微權。英雄豪傑之士。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而人亦莫之識也。臣請得以備言之。夫倡者何也。氣之先也。有人人之勇怯。有三軍之勇怯。人人而較之。則勇怯之相去。若擬與禮。至于三軍之勇怯。則一也。出於反覆之間。而差於毫釐之際。故其權在將與君。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出入於白刃之中。而色不變者。有見虺蜴而却走。聞鐘鼓之聲。而戰慄者。是勇怯之不齊。至於此。然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翻然。其色勃然。若不可以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而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翻然勃然而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翻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故曰致勇有術。致勇莫先乎倡。均是人也。皆食其食。皆任其事。天下有急。而有一

人焉。奮而爭先而致其死。則翻然者衆矣。弓矢相及。劍楯相交。勝負之勢。未有所決。而三軍之士。屬目於一夫之先登。則勃然者相繼矣。天下之大。可以名劫也。三軍之衆。可以氣使也。諺曰。一人善射。百夫決拾。苟有以發之。及其翻然勃然之間。而用其鋒。是之謂倡。倡莫善乎私。天下之人。怯者居其百。勇者居其一。是難得也。捐其妻子。棄其身。以蹈白刃。是勇者難能也。以難得之人。行難能之事。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天子必有所私之將。將軍必有所私之士。視其勇者而陰厚之。人之有異材者。雖未有功。而其心莫不自異。自異而上不異之。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爲倡。故凡緩急而肯爲倡者。必其上之所異也。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以逞其無厭之求。不愛通侯之賞。以招勇士。風告天下。以求奮擊之人。然卒無有應者。於是嚴刑峻法。致之死地。而聽其以深入贖罪。使勉強不得已之人。馳驟於死生之地。是故其將降。其兵破敗。而天下幾至於不測。何者。先無所異之人。而望其爲倡。不已難乎。私者天下之所惡也。然而爲己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爲其賢於人而私之。則非私。無以濟。蓋有無功而可賞。有罪而可赦者。凡所以媿其心。而責其爲倡也。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方西戎之叛也。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而將帥之臣。謹守封略。收視內顧。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而士卒亦循循焉。莫肯盡力。不得已而出爭先而歸。故西戎得以肆其倡狂。而吾無以應。則其勢不得不重賂而求和。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而將軍無心腹之士。西師之休。十有餘年矣。用法益密。而進人益艱。賢者不見。異勇者不見。私天下務爲奉法循令。要以如式而止。臣不知其緩急。將誰爲之倡哉。

二虜爲中國患至深遠也。天下謀臣猛將豪傑之士，欲有所逞於西北者久矣。聞之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嚮者臣愚以爲西北雖有可勝之形，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備。故竊嘗以爲可特設一官，使獨任其責，而執政之臣得以專治內事。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紀綱修明，食足而兵強，百姓樂業，知愛其君，卓然有不可勝之備。如此則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夫天下將興，其積必有源，天下將亡，其發必有門。聖人者，唯知其門而塞之。古之亡天下者四，而天子無道不與焉。蓋有以諸侯強偏而至於亡者，周、唐是也。有以匹夫橫行而至於亡者，秦是也。有以大臣執權而至於亡者，漢、魏是也。有以蠻夷內侵而至於亡者，二晉是也。司馬氏石氏使此亡代之君皆能逆知其所由亡之門而塞之，則至于今可以不廢。惟其諱亡而不爲之備，或備之而不得其門，故禍發而不救。夫天子之勢蟠於天下而結於民心者甚厚，故其亡也必有隙焉，而日潰之，其窺之甚難，其取之甚密，曠日持久，然後可得而聞。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蓋臣以爲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狄，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狄不足以爲中國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執其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先之以戎狄而繼之以吾民，臣之所謂可畏者，有此而已。昔者敵國之患起於多求而不供，供者有倦而求者無厭，以有倦待無厭，而能久安於無事。天下未嘗有也。故夫二虜之患，特有遠近耳，而要必至於戰。敢問今之所以戰者何也？其無乃出於倉卒而備於一時乎？且夫兵不素定而出於一時，當其危疑擾攘之間，而吾不能自必，則權在敵國。權在敵國，則吾欲戰不能，欲休不可，進不能戰，而退不能休，則其計將出於求和。求和而自我，則其所以爲媾者必重軍旅之後而

繼之以重構。則國用不足。國用不足。則加賦於民。加賦而不已。則凡暴取豪奪之法。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天下一動。變生無方。國之大憂。將必在此。蓋嘗聞之用兵有權。權之所在。其國乃勝。是故國無大小。兵無強弱。有小國弱兵。而見畏於天下者。權在焉耳。千鈞之牛。制於三尺之童。弭耳而下之。曾不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此其故何也。權在人也。我欲則戰。不欲則守。戰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昔者秦嘗用此矣。開關出兵。以攻諸侯。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若不得已而後應。故諸侯嘗欲和而秦嘗欲戰。如此則權固在秦矣。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秦惟能自必。而諸侯不能。是以天下百變而卒歸於秦。諸侯之利。固在從也。朝聞陳軫之說。而合爲從。暮聞張儀之計。而散爲橫。秦則不然。橫人之欲爲橫。從人之欲爲從。皆使其自擇而審處之。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則權之在秦。不亦宜乎。嚮者寶元慶歷之間。河西之役。可以見矣。其始也不得已。而後戰。其終也。逆探其意而與之和。又從而厚餽之。惟恐其一日復戰也。如此則賊常欲戰。而我常欲和。賊非能常戰也。特持其欲戰之形。以乘吾欲和之勢。屢用而屢得志。是以中國之大。而權不在焉。欲天下之安。則莫若使權在中國。欲權之在中國。則莫若先發而後罷。示之以不憚。形之以好戰。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今夫庸人之論。則曰。勿爲禍始。古之英雄之君。豈其樂禍而好殺。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歲出師。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當時羣臣不能深明其意。以爲敵國無憂。而我則發之。夫爲國者。使人備己。則權在我。而使己備人。則權在人。當太宗之時。四夷狼顧。以備中國。故中國之權重。苟不先之。則彼或以執其權矣。而我又惻惻焉惡戰。而樂罷。使敵國知

吾之所忌。而以是取必於吾。如此則雖有天下。吾安得而爲之。唐之衰也。惟其厭兵而畏戰。一有敗衄。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是故姦臣執其權以要天子。及至憲宗。奮而不顧。雖小挫而不爲之沮。當此之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伐之則足以爲威。舍之則足以爲恩。臣故曰先發而後罷。則權在我矣。

策斷二十四

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勾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勾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間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

歎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憂則相卹。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下而不戰。則是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被兵焉。則衆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隸楚。而隋之所以狃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策斷二十五

其次請論北狄之勢。古者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

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織紵之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縻也。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醢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脩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候。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後。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韍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韍冕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闕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氐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之儔。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太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東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

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晉之亂。奄至京邑。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悅之。知不可以留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蠻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勢。三而中國未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間疎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欲謀執其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附之心。豈待深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蠶窠數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

則中國之長。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備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尙何云乎。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卷六

中庸論上

甚矣道之難明也。論其著者。鄙滯而不通。論其微者。汗漫不可考。其弊始於昔之儒者。求爲聖人之道而無所得。於是務爲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爲深知之也。後之儒者。見其難知。而不知其空虛無有。以爲將有所深造乎道者。而自恥其不能。則從而和之曰。然。相欺以爲高。相習以爲深。而聖人之道。日以遠矣。自子思作中庸。儒者皆祖之。以爲性命之說。嗟夫。子思者。豈亦斯人之徒歟。蓋嘗試論之。夫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其要有三而已矣。三者是周公孔子之所從。以爲聖人。而其虛詞。蔓延是儒者之所以爲文也。是故去其虛詞。而取其三。其始論誠明之所入。其次論聖人之道所從始。推而至於其所終極。而其卒乃始內之於中庸。蓋以爲聖人之道。略見於此矣。記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夫誠者何也。樂之之謂也。樂之則自信。故曰誠。夫明者何也。知之之謂也。知之則達。故

曰明。夫惟聖人知之者未至，而樂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樂之者爲主也。若夫賢人樂之者未至，而知之者先入，先入者爲主，而待其餘，則是知之者爲主也。樂之者爲主，是故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行，知之者爲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之者與樂之者，是賢人聖人之辨也。好之者是賢人之所由以求誠者也，君子之爲學，慎乎其始，何則？其所先入者重也，知之多而未能樂焉，則是不如不知之愈也。人之好惡，莫如好色而惡臭，是人之性也。好善如好色，惡惡如惡臭，是聖人之誠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孔子蓋長而好學，適周觀禮，問於老聃師襄之徒，而後明於禮樂。五十而後讀易，蓋亦有晚而後知者。然其所先得於聖人者，是樂之而已。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問於子路子貢，二子不悅，而子夏又欲少貶焉。是二子者非不知也，其所以樂之者未至也。且夫子路能死於衛，而不能不懼於陳蔡，是豈其知之罪邪？故夫弟子之所爲從孔子游者，非專以求聞其所未聞，蓋將以求樂其所有也。明而不誠，雖挾其所有，佞佞乎不知所以安之，苟不知所以安之，則是可與居安而未可與居憂患也。夫惟憂患之至，而後誠明之辨乃可以見。由此觀之，君子安可以不誠哉。

中庸論中

君子之欲誠也，莫若以明。夫聖人之道，自本而觀之，則皆出於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觀之於其末，則以爲聖人有所勉強力行，而非人情之所樂者。夫如是，則雖欲誠之，其道無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曉然知其當然，而求其樂，今夫五常之教，惟禮爲若強人者，何則？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繫折百拜以爲禮，人情莫不樂富貴而羞貧賤，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卑讓退抑以爲禮。

用器之爲便而祭器之爲貴。襲衣之爲便而衾冕之爲貴。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樂欲其不已而不得。終日此禮之所以爲強人而觀之於其末者之過也。蓋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馨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獨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馨折而百拜。由此言之。則是馨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已也。夫豈惟馨折百拜。將天下之所謂強人者。其皆必有所從生也。辨其所從生而推之。至於其所終極。是之謂明。故記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從生而言之。則其言約。約則明。推其逆而觀之。故其言費。費則隱。君子欲其不隱。是故起於夫婦之有餘。而推之。至於聖人之所不及。舉天下之至易。而通之。於至難。使天下之安其至難者。與其至易無以異也。孟子曰。簞食豆羹。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萬鍾於我何加焉。向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朋友妻妾之奉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且萬鍾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難。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較其輕重。是何以美公。匹夫匹婦之所能行。通而至於聖人之所不及。故凡爲此說者。皆以求安其至難。而務欲誠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誠而不得其說。故凡此者。誠之說也。

中庸論下

夫君子雖能樂之。而不知中庸。則其道必窮。記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

之不篤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徧而忘其中。不得終日安行乎通塗。夫雖欲不廢。其可得耶。記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以爲過者之難歟。復之中者之難歟。宜若過者之難也。然天下有能過而未有能中。則是復之中者之難也。記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過。又不可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書曰。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又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而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皇極者有所歸。而會于極。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吾見中庸之至於此而尤難也。是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歸于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爲時中。而小人之所以爲無忌憚。記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嗟夫。道之難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竊其名。聖人憂思恐懼。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厭。何則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竊以自便者也。君子見危則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於中庸。見利則能辭。勉而不辭。以求合於中庸。小人貪利而苟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爲惡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汙世。曰古之人。何爲蹢躅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爲迂。而以今世之所善爲足以已矣。則是不亦近似於中庸邪。故曰。惡紫恐其亂朱也。惡莠恐其亂苗也。何則。惡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難言也。君子之欲從事乎此。無循其迹而求其味。則幾矣。記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

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以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下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也，是纍然者壞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

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教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不爲之先。故君子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秦始皇帝論

昔者生民之初。不知所以養生之具。擊搏挽裂。與禽獸爭。一旦之命。惴惴焉。朝不謀夕。憂死之不給。是故巧詐不生。而民無知。然聖人惡其無別。而憂其無以生也。是以作爲器用。耜弓矢舟車網罟之類。莫不備至。使民樂生便利。役御萬物。而適其情。而民始有以極其口腹耳目之欲。器利用便。而巧詐生。求得欲從而心志廣。聖人又憂其桀猾變詐。而難治也。是故制禮以反其初。禮者所以反本復始也。聖人非不知箕踞而坐。不揖而食。便於人情。而適於四體之安也。將必使之習爲迂闊難行之節。寬衣博帶。佩玉履舄。所以回翔容與。而不可以馳驟。上自朝廷。而下至於民。其所以視聽其耳目者。莫不近於迂闊。其衣以黼黻文章。其食以籩豆簠簋。其耕以井田。其進取選舉。以學校。其治民以諸侯。嫁娶死喪。莫不有法。嚴之以鬼神。而重之以四時。所以使民自尊。而不輕爲姦。故曰禮之近於人情者。非其至也。周公孔子所以區區於升降揖讓之間。丁寧反覆。而不敢失墜者。世俗之所謂迂闊。而不知夫聖人之權。固在於此也。自五帝三代相承。而不敢破。至秦有天下。始皇帝以詐力。而并諸侯。自以爲智術之有餘。而禹湯文武之不知出此也。於是廢諸侯。破井田。凡所以治天下者。一切出於便利。而不恥於無禮。決壞聖人之藩牆。而以利器明示天下。故自秦以來。天下惟知所以求生避死之具。以禮者爲無用贅疣之物。何者。其意以爲生之無事乎禮也。苟生之無事乎禮。則凡可以得生者。無所不爲矣。嗚呼。此秦之禍。所以至今而未息歟。昔者始有書契。以科斗爲文。而其後始有規矩摹畫之迹。蓋今所謂大小篆者。至秦而更以隸。其後日以變革。貴

於速成而從其易。又創爲紙以易簡策。是以天下簿書符檄繁多委壓。而吏不能究。姦人有以措其手足。如使今世而尙用古之篆書簡策。則雖欲繁多。其勢無由。由此觀之。則凡所以便利天下者。是開詐僞之端也。嗟夫。秦旣不可及矣。苟後之君子欲治天下而惟便之求。則是引民而日趨於詐也。悲夫。

漢高帝論

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爲之說。則用力寡矣。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善仁義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爲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怫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爲利。如此而爲害。如此而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亦未嘗遲疑。天下旣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蓋讀其書至此。未嘗不太息以爲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爲君。雖不肖。而大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奚齊。卓子之所以死。爲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爲也。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爲天子。惠帝爲臣。絳灌之徒。圍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爲王之利也。如意之爲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爲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強悍。高帝恐其爲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

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爲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爲一強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之死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魏武帝論

世之所謂知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昔者晉荀息，知虢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鄒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輩呂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

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北，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伊尹論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

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鼓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闕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矣。亦已過矣夫。

周公論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爲。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巳。則周公安得而爲之。成王幼不能爲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王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爲稱王者。是以聖人爲後世之僭君。急於爲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

籍。統一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囂囂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爲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命。命於諸侯者。蓋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於周。而後其稱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君。而況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厭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爲成子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爲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世之篡君而爲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叔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知。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也。

卷八

管仲論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矣。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

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所以爲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爲隊。二百五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鉤聯蟠踞。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皆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長人。五鄉一帥。萬人而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碁局。疎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爲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鵝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桓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概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爲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雒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爲行。百行爲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後世不達繁簡之宜。以取北。而三代什五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

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其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孫武論上

古之言兵者。無出於孫子矣。利害之相權。奇正之相生。戰守攻圍之法。蓋以百數。雖欲加之。而不知所以加之矣。然其所短者。智有餘而未知其所以用智。此豈非其所大闕歟。夫兵無常形。而逆爲之形。勝無常處。而多爲之地。是以其說屢變而不同。縱橫委曲。期於避害而求利。雜然舉之。而聽用者之自擇也。是不難於用。而難於擇。擇之爲難者何也。銳於西而忘於東。見其利而不見其所窮。得其一說而不知其又有一說也。此豈非用智之難歟。夫智本非所以教人。以智而教人者。是君子之急於有功。變詐滑其外。而無守於其中。則是五尺童子。皆欲爲之。使人勇而不自知。貪而不顧。以陷於難。則有之矣。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之操舟於河。舟之逆順。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爲能貪。惟天下之至靜。爲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爲能詐。何者。不役於利也。夫不役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古之善用兵者。見其害而後見其利。見其敗而後見其成。其心閑而無事。是以若此明也。不然。兵未交而先志於得。則將臨事而惑。雖有大利。尙徒得而見之。若夫聖人則不然。居天下於貪。而自居於廉。故天下之貪者。皆可得而用。居天下於勇。而自居於靜。故天下之勇者。皆可得而役。居天下於詐。而自居於信。故天下之詐者。皆可得而使。天下之人。欲有功於此。而卽以此自居。則功不可得而成。是故君子居晦以御明。則明者畢見。居陰以御陽。則陽者畢赴。夫然後孫子之智可得而用也。易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君子方其未發也。介然如石之堅。若將終身焉者。及其發也。不終日而作。故曰。不役於利。則其見

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今夫世俗之論則不然。曰兵者詭道也。非貪無以取。非勇無以得。非詐無以成。廉靜而信者。無用於兵者也。嗟夫。世俗之說行。則天下紛紛乎。如鳥獸相搏。嬰兒之相擊。強者傷弱者廢。而天下之亂。何從而已乎。

孫武論下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爲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二篇。小至部曲營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蓋有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爲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爲天下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讎。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讎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爲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爲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啄螻蛄。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毒。何也。授之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爲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潼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澧。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

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爲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卽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囂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兵，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讎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爲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至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子思論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爲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惟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爲區區之論，以開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爲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以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

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未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撥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爲仁。而仁不止於惻隱。羞惡足以爲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爲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爲論也。

孟軻論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蓋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子一以貫之。天下苦其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氏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

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佚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甚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唯其不爲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爲孟子歟。後之觀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卷九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桓、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宋襄公，嘗行仁義矣。然終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爲者也。觀吳王困於姑蘇之上，而求哀請命於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蠡者，獨以爲不可，援桴進兵，卒刎其頸。項籍之解而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失。」此二人者，以爲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爲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三晉之利。今以百萬之師，攻兩城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於外，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於內，齊擊之於外，當此時，雖太公穰苴，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苦湣王之彊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獨誰與戰哉？柰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爲之謀也。當戰國時，兵彊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欲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爲天下笑也。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了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顯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

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濛濛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數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

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留侯論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世人不察。以爲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之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捨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以待其斃。此子房教之也。當

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賈誼論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耶。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雄雌。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爲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

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卷十

龍錯論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勉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龍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

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安。而遺天子以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待之以爲無恐。雖有百袁盎。可得而間哉。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霍光論

古之人。惟漢武帝號知人。蓋其平生所用文武將帥。郡國邊鄙之臣。左右侍從。陰陽律歷博學之士。以至錢穀小吏。治刑獄使絕域者。莫不獲盡其才。而各當其處。然猶有所試。其功効著見。天下之所共知。而信者。至於霍光。先無尺寸之功。而才氣數術。又非有以大過於羣臣。而武帝擢之於稠人之中。付以天下後世之事。而霍光又能忘身。一心以輔幼主。處於廢立之際。其舉措甚閑。而不亂。此其故何也。夫欲有所立於天下。擊搏進取。以求非常之功者。則必有卓然可見之才。而後可以有望於其成。至於捍社稷。託幼子。此其難者。不在乎才。而在乎節。不在乎氣。天下固有能辦其事者矣。然才高而位重。則有僥倖之心。以一時之功。而易萬世之患。故曰。不在乎才。而在乎節。古之人有失之者。司馬仲達是也。天下亦有忠義之士。可託以死生之間。而不忍負者矣。然捐介廉潔。不爲不義。則輕死而無謀。能殺其身。而不能全其國。故曰。不在乎節。而在乎氣。古之人有失之者。晉荀息是也。夫霍光者。才不足而氣節有餘。此武帝之

所爲取也。書曰：如有一個臣，斷斷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嗟夫！此霍光之謂歟。使霍光而有他技，則其心安能休休焉？容天下之才，而樂天下之彥聖，不忌不克，若自己出哉？才者爭之端也，夫惟聖人在上，驅天下之人，各走其職，而爭用其所長，苟以人臣之勢，而居於廊廟之上，以捍衛幼沖之君，而以其區區之才，與天下爭能，則姦臣小人有以乘其隙，而奪其權矣。霍光以匹夫之微，而操殺生之柄，威蓋人主，而貴震於天下，其所以歷事三主而終其身，天下莫與爭者，以其無他技，而武帝亦以此取之歟。

揚雄論

昔之爲性論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爲善，而荀子以爲惡，揚子以爲善惡混，而韓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說而折之，以孔子之論，離性以爲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以爲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遺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於愈之說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謂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夫性與才相近而不同，其別不啻若黑白之異也。聖人之所與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眞所謂性也，而其才固將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後生，雨露風氣之所養，暢然而遂茂者，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於堅者爲穀，柔者爲輪，大者爲楹，小者爲桷，桷之不可以爲楹，輪之不可以爲穀，是豈其性之罪邪？天下之言性者，皆雜乎才而言之，是以紛紛而不能一也。孔子所謂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與下愚不移者，是論其才也，而至於言性，則未嘗斷其善惡，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而已。韓愈之說，則又有甚者，離性以爲情，而合才以爲性，是故其論終莫能通。彼以爲性者，果泊然而無爲耶？則不當復有善惡之說，苟性而有善惡也。

則夫所謂情者，乃吾所謂性也。人生而莫不有飢寒之患，牝牡之欲。今告乎人曰：飢而食，渴而飲，男女之欲，不出於人之性也。可乎？是天下知其不可也。聖人無是，無由以爲聖；而小人無是，無由以爲惡。聖人以其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御之，而之乎善；小人以是七者御之，而之乎惡。由此觀之，則夫善惡者，性之所能之，而非性之所能有也。且夫言性者，安以其善惡爲哉？雖然，揚雄之論，則固已近之。曰：人之性，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此其所以爲異者，唯其不知性之不能以有夫善惡，而以爲善惡之皆出乎性也而已。夫太古之初，本非有善惡之論。唯天下之所同安者，聖人指以爲善，而一人之所獨樂者，則名以爲惡。天下之人，固將卽其所樂而行之，孰知夫聖人唯其一人之獨樂，不能勝天下之所同安，是以有善惡之辨。而諸子之意，將以善惡爲聖人之私說，不已疎乎？而韓愈又欲以書傳之所聞，一人之事迹，而折夫三子之論，區區乎以后稷之岐嶷，文王之不勤，管蔡之迹，而明之。聖人之論性也，將以盡萬物之理，與衆人之所共知者，以折天下之疑。而韓愈欲以一人之才，定天下之性，且其言曰：今之言性者，皆雜乎佛老愈之說，以爲性之無與於情，而喜怒哀樂皆非性者，是愈流入於佛老而不自知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還其姦，孔明恥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彊臣之，聞孔明之風，

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且夫殺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其背而奪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操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尙爲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韓愈論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爲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爲安。此非有所役乎其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

其實何者其爲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楊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矣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爲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爲貴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之汗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焉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爲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薄其禮而致其情不責其去而厚其來是待夷狄之仁也殺之以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爲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爲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爲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爲喜怒哀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爲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爲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爲情者其弊固至此也嗟夫君子之爲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蔽豈可謂善學邪

跋

蘇東坡集號稱寶華齋刻本爲最佳。然以別本較之。則訛字脫句。以及二三篇誤混爲一種。種差謬。亦頗不免。茲刻雖不暇博參衆本。僅據眉州三蘇祠堂彙刻三蘇全集本以相校讎。成績已極可觀。訛誤之字。已隨文校正。雖未及一一標出。但皆確有根據。經再三考究而後定。倘非有據。則縱有可疑。亦未敢擅改。脫字脫句。因關係尤大。故不就原文逕改。而特別聲述如左。其冊頁行數皆依茲刻。

第四冊第五十九頁第十一行小注「之語」下脫詩句「退翁守清約。霜菊有餘馨。鼓笛方入破。朱絃微莫聽。」

第六冊第二十七頁第二行「達其」下脫「壅」

同冊第七十六頁第八行「十餘」下脫「錢」

第十一冊第五頁第四行「魚蟹」下脫「俸江湖」

同冊同頁第十行「務使」上脫「當」

同冊同頁第十四行「何似」下脫「土風」

同冊第六頁第五行「然舊聞」下脫「其」

同冊第九頁第六行全集本無此七字。而有下列一段「以備抽換之費。專差兵匠數人。巡覷修葺。則一城貧富。同飲甘涼。其利更不在言也。自有廣州以來。以此爲患。若人戶知有此作。其欣願可知。

喜捨之心。料非復塔廟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誠不欺。精力勤幹。不能成也。敏仲見訪及物之事。敢以此獻。兼乞裁度。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簡招之。可詳陳也。此人潔廉。修行苦行。直望仙爾。世間貪愛。無絲毫也。可以無疑。從來漕帥諸公。亦多請與語。某喜公濟物之意。故密以告。可否更在熟籌。慎勿令人知出於不肖也。」

同册第十九頁第六行「淒冷」上脫「勿復」

同册第二十頁第十六行「生細」係「蒙寄惠生煮」之誤。

第十二册第十六頁第十一行「牢落」下脫「此外萬萬以時自重。船回忽忽布謝」

同册同頁第十六行「來者」上脫「攜」

同册第二十四頁第八行「不知」上脫「又」

同册同頁第十四行「泝賀」下脫「江」

同册第四十九頁第十三行「所用」下脫「者」

同册第五十頁第十一行「一國」下脫「君」

同册第六十六頁第十二行「山東」下脫「山」

第十三册第五十八頁第十一行「可以靜而不」下脫「可以」

第十四册第四頁第十四行「可」下脫「與」

同册第四十八頁第三行「如履」係「今兩稅如故」之誤。

同冊第一百十二頁第九行「故道」下脫「高」

同冊第一百十六頁第一行「挺之」下脫「之」

第十五冊第十頁第十一行「都數通比」上脫「各別比較，須得將上三等入戶」

同冊第十九頁第十行第十一行小注，係正文之誤

同冊第六十一頁第六行「湖」上脫「太」

同冊同頁第十四行「出」下脫「所」

同冊第六十七頁第二行「臺諫」上脫「言」

同冊第九十二頁第十三行「間平之德」全集本作「河間東平之德」

同冊第一百十頁第九行「乞取」上脫「由」

第十六冊第九頁第二行「於廟」上脫「禘」

同冊同頁第九行「夫周之禮」下脫「親」

同冊第十二頁第三行「以時定」上脫「早」

第十八冊第三十七頁第六行「方」字衍，應依全集本作「有既久者，有」

同冊第五十七頁第十六行「北」全集本作「敗亡」

其原本誤合二三篇爲一篇者，今亦不及分析，但據三蘇全集本標明如次。

第十一冊第三百第五行「辱手教」以下係另一篇。

同冊第四頁第九行「寄示奇茗」以下係另一篇。第十行「秋興之作」以下又係另一篇。
同冊第五頁第五行「謫居窮僻」以下係另一篇。

同冊第七頁第一行「某方病市人逐利」以下至「其間亦有他人文也」據全集本係上一篇餘文。

同冊第十三頁第十行「四聲可能之」以下係另一段。

同冊第十六頁第六行「某感時氣」以下係另一段。

同冊同頁第十二行「安道公」以下係另一段。

同冊第十七頁第一行「所有二賦」以下係另一段。

同冊第十九頁第七行「敷文宅」以下係另一段。

同冊第二十頁第八行「天覺」以下係另一段。

同冊第三十九頁第九行「適自局中還」以下係另一篇。

第十三冊第二頁第十二行「不知黃檗」以下應與前行連接。

同冊第七十八頁第七行「辱惠書」以下係另一篇。

第十八冊第一頁第十三行「臣聞天下治亂」以下係另一段。其前九行須低二格。

至於七集之先後次序以及行格樣式諸端則茲刻自有茲刻之體例無庸混合亦無庸贅述焉。

中華民國十九年一月九日

國學基本叢書編者謹識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五編簡集二一第

蘇東坡集
八十冊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簡編印行

著作者

蘇

軾

發行者兼
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14905



14

53-18
0608